



民國二十八年  
九月十一日出版

# 孤島教育一瞥

羅志道

七七蘆溝橋的烽火，燃遍了整個的中國，抗戰的炮火，驚醒了許多酣睡的同胞。

戰線的延長，從北到南，接着便有上海八一三之抗戰了！整整三個月的英勇抗戰後，我軍因達到消耗目的，便開始撤離淞滬，而繁華的大上海，就淪於敵寇之手，但是上海雖已設敵人所佔據，而實際上我國在上海，仍有行政權，經濟權，所以說，上海並不算整個的淪陷，祇不過受敵寇控制而已。究其原因，當然是籍二租界的勢力而使敵寇沒法吞嚥整個的大上海啊！

倭寇於強佔我們土地後，他們對於我們的同胞，當然頂恨是青年同胞了。因為青年人有清浙的頭腦，相當的智識，對於愛國思想，特別深刻，而不願意在鐵蹄下做順民的印象也更顯然了，因此倭寇對於青年同胞，他們除用殘忍的手段，「殺」以外，另外的辦法。只有用政治手段來毒化青年，他們所謂毒化的手段，唯一的妙法，就是從教育方面下手，使一般青年們根本忘却他們的祖國。因此受敵寇控制的上海的教育是值得我們注意了！

「八一三」的戰爭，自我軍撤離大上海後

，於是敵寇得控制上海。但因礙於租界的阻隔，不能亂殺青年人，而發揮他們的獸慾。待偽組織所謂「大道市政府」成立後，敵寇使用政治手段來毒化青年了！他們借這偽政府教育科的名義，夢想控制上海的各學校了。但是有許多中大學校，早已很機警的溜之大吉，遷往內地去了，不過僅有許多學校因限於經濟，而不惜丟臉之可恥可鄙，欲想得偽政府的一筆津貼，仍想苟延殘喘的留在上海替敵人作毒化青年的工作，這種學校真所謂是訓練奴隸的教養所了！

上海法租界有一個××大學的附中，在

## 本期目次

- 孤島教育一瞥……………羅志道
- 小先生流動隊的建議……………老壽頭
- 苦雨凄風過太湖……………郭青白
- 德國納粹文學的作家……………湜思
- 讀書隨筆……………識途
- 月夜一角……………鄭滴

今年四五月之間，那中學忽發生一次很大的風潮。差不多全市教育界爲之震驚。這發生風潮的原因，是爲了開除學生，而學生的所以被開除，則是在學校內作「政治工作」探究這個學校的來歷，原來就是拿了偽政府的僑津貼的學校，那末這個校長，當然是聽偽政府的命是從，只許學生埋頭讀書，絕對不許學生們有什麼舉動，而同時也不准學生們有什麼學生組織，這次學生却是覺悟了，想要組織一個學生會，但是這個學校當局，因爲懼怕偽政府的訓令難受，覺得這個把戲是鬧不得的，於是出示「布告禁止」但風潮也因此就跟着發生了。

風潮是發生了，但是這個責任，依理的評判，當然是要學校當局負責的，因爲你們當校長的得了僑津貼，受了偽訓令，做你的喪心病狂的僑工作。而不顧國家民族，而學生們是一片熱心，爲了國家民族，爲了學校與同學，他們却不是爲了（？）的利益呵！

所以，我想這個學校當局若再不澈底覺悟，還是一味均行，將來恐怕要弄得更加收拾，而蔽上海教育界所淘汰了！

當事情發生後，我有一個同學，他曾寫信給我說，他也在那個附中肄業，因我欲知道這事的底細，於是立刻寫信去問他，隔數日回信來了，爲使讀者諸君的明瞭起見，特

將這封覆信的原文錄後。

志道：感謝你的關懷，同於我們學校的一切情形，我早就想告訴你，——是怎樣一泓死寂的山水，牠掀不起洶湧的巨浪。

一隻從小關在籠子裏的小鳥，牠不會羨慕外面，寬曠的自由，因爲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一切，唯有生活在海洋中的魚兒，有一天被捕進了漁人的網時，牠才會真真的感到這四面受困不能動彈的痛苦，如果我們不懂得當前工作的重要，那末現在我們也不會覺得這低氣壓窒息的難受了！

也許你已經知道——一所不過有着三百多同學創辦了不久的學校，一切設備，行政，當然還是相當的簡陋，但是不同的是牠並沒有像旁的學校那樣禁止學生應有的活動，反而盡量的希望學生們幹他應幹的。學校方面替學生們成立了的會，自治會，他們希望學生們在工作中求得學問經驗。是的，這該是一個可喜的現象，然而我們的××中學到現在還是一塊荒原的瘠土！

這裏最多的是這三種同學！第一種也許當前的刺激嚴重得麻木了他們的心，使他們迷惘的忘掉了一切，終日埋頭在書本中，什麼都不管。本來祇要每次考試的成績都九十分，他們還需要什麼呢？另一派的，似

乎什麼都不夠刺激，永遠在找尋刺激。畢挺的西裝，光滑的頭腳，硬過先生便算神氣。藉了他們在校中勢力的濃厚，便任意毀壞一切，高興上觀聽聽，無聊呢？同密司們開玩笑。他們一樣的不管外面一切的什麼工作，根本不懂，也不要懂！

最可憐的一次，是由學校召集的學生自治會，出席的當然是各級的級長，及各股員。在會議上，雖然有不少先生在旁指導。但結果還是弄得一塌糊塗，十一個執行委員大半是那些祇會搗蛋的傢伙！

這些的確是擺在眼前的事實，我並沒有多一分的誇。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無疑的××中學工作的開展，是怎樣一件艱難的事啊！這也就是使××所以成了一個落後的學校的重大原因了！

當然，在這裏思想比較正確的也有，當然我們也曉得一個巨大的困難來臨時，應該怎樣克服牠！但是，在這末一片死寂的沙漠上，一支微弱的呼聲，能產生出多大的作用來？我們痛苦，我們苦悶，也就爲了這力量的單薄呵！

每次聽到了各校工作的情形，我羨慕他們在那熱烈光明的環境裏，快活的學習着，生活着，更辛勤的工作着，而反顧我們——落在大眾的後一個，更見可憐！

我也知道，林立在孤島上的許多學校，有不少是同我們一樣的一泓山水。在這裏面，有多少學生的，學校當局的苦悶纏着，不過沒有被我們知道罷了。

我迫切的希望你告訴我，怎樣才能使這塊肥沃的處地，開出鮮艷的花來？使這死一

樣的河水，激起洪大的奔流！

澆兒

在這一封信裏面，雖然沒有說出他們這大發生風潮的整個原因，但從這信裏的言語中，已可看出他們的困苦，不能發展工作原因。到忍耐得不能忍耐的時候，便發生這一次驚動全滬的風潮了。

## 小先生流動隊的建議

老聿頭

兒童對抗戰的努力，已有鐵證，他們天真而純潔的小心靈，抱着至大至巨的毅力，追隨着大時代的洪潮，來爭取光耀奪目的新中國生命。

最近縣黨部發起識字運動宣傳週，偶感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，用即知即傳人的妙法，打破文盲，故擬訂計劃一種，如能注意澈底實行，不難文盲日形消滅，且對抗戰亦能發出莫大力量。

小先生流動隊施行簡則：

(一)宗旨：以召集街頭兒童，灌輸時事，常識，激發愛國抗敵情緒為目的。

(二)組織：由兒童宣傳隊，或各學校工作隊，選派優良兒童，依照流動地域編成若干隊，隊設

隊長副各一人。

(三)流動方式：①演講抗戰故事、

②報告抗戰新聞、

③教唱救亡歌曲、

④舉行野外同樂會、

⑤召集抗戰座談會、

⑥灌輸軍事常識、

⑦替人代筆問字、

⑧其他、

(四)設計：由隊長組織設計會議，每星期舉行一次，設計隊務進行事宜。

(五)地域：暫分江東、江北、北郊、南郊、西郊、城區、六區

(六)時期：每星期日下午，按排定地域輪流出發舉行之。

(七)考動：每月將工作經過情形報告，縣動員委員會或縣黨部。

編者按：本文所說，雖甚簡略，但為前人所未發，其望負教育兒童之責者，加以留意。

抗戰小叢書之一

### 抗戰兒歌選

——本會最近出版——

精選兒歌三十首，意味深長，文字流利，是小朋友最好的課外讀物，各小學採作國語科補充教材，亦極相宜。歡迎躉批，一次購滿五十份者，八折計算。並免收寄費。

精美裝訂一冊 定價五分

(外埠郵購寄費另加)

函購處：

寧波湖西警工路二號本會文化組

門售處：

甯波鼓樓前西大路生生書店

## 林世堂啓事

鄙人近應浙東中學之聘，担任教職，本刊編務，業已辭去。以後通訊處，為「奉化浦口王浙東中學」。此啓。

# 苦雨淒風過太湖

郭清白

○ 爸爸！痛麼？我親愛的爸爸！

兒啊！我們太痛苦了！亡省奴的味，真夠人嘗的，你看！乖乖窮人簡直不能活命了，可不是麼？一年的辛苦，種點肥美的白菜，收穫點楊梅，挑進城內，還要到「久太產銷公司」去登記。地皮捐，牌照捐，捐得我們太痛苦了。爸爸是鄉下人，那的曉得有什麼「久太公司」呢！被漢奸們拖到「皇軍」司令部，打得我死去活來。

——爸爸！你安心靜養吧！傷勢是慢慢的會好的……我可憐的爸爸啊……

——秀兒！順民是不容易做的，到今天我才曉得有祖國的好處！聽說國軍要來攻蘇州了。要是真的話，我死也閉眼。秀兒！祖國是不會忘記我們的！是麼？我們老百姓鎮日在記掛着 蔣委員長，隔壁的劉三爹一塊錢，私下買一張文匯報，讀中央的勝利消息呢！

李二爹是姑蘇城外的一個老農戶，在蘇州城外的張家灣居住有三代了，有堅固的江南瓦房三間，有竹編的籬笆，種着肥美的各

色各樣的菜，有成羣成陣的鷄和鴨。無論是春天夏天，風雨的黃昏，迷途的雪夜，重重的一担進城，輕輕的一担回來，是油鹽和錢，或者沽四兩老酒，另外帶點零星物件布疋之類給他唯一的女兒冬秀。

蘇州被敵人搶去了以後，他捨不得破碎的家園，他同他的妻子商議的結果，沒有遷居，像一塊鉛石壓在心頭不放心的是十八歲的女兒冬秀，聽說敵人是會姦淫的，唯一的辦法，是不讓女兒進城。經過了艱難的蘇州，漢奸鞏固粉墨登場，蘇州改做了省會，偽省長陳則民也出了一些佈告安民的把戲。

爲着要吃飯，李二爹仍舊是從東方微現着魚肚色的黎明，梳着梳的挑着菜担進城。圓門的小菜場到了，李二爹把菜攤停下，當李二爹喘息未定的時候，猛不妨的背後就是一棒。

——老傢伙！久太公司登記沒有？

——先生！我不曉得有什麼久太公司！  
——反日派，抓進去！

可憐李二爹被偽警送到所謂皇軍司令部，打得死去活來，菜担沒收，在一聲「滾出」

之下，李二爹是跟踏的呻吟着回了家，來不及叫女兒，就倒在牀上了。

疼了一晝夜，滴水不入口的李二爹，雖然由他的女兒冬秀張羅了一些「田三七」和「童便」之類，傷重要害，又有什麼效果呢？兩眼無神了，李二爹知道已快要離開這慘痛的人世，叫妻女來到牀前，請不出話，乾枯的雙頰，淌着眼淚，望着妻女。姑蘇城外寒山寺的鐘聲，還繼續的飄入耳鼓。哭了！母女們牽着爸爸的手痛哭。

——爸爸！你死的好苦呀……

——秀兒！國軍來了！記着在墓前祭奠阿爸的時候，告訴阿爸！

○ 當黑黝黝的一個晚上，沒有月，祇有風，月黑風緊，幾個青年男女，不約而同的摸到了虎邱，集會的地點是預先指定的鴛鴦塚畔，鴛鴦塚是虎邱的名勝，鴛鴦是多麼富有詩意呀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往昔是青年士女裙屐展拜的場所，於今是蔓草青燐了啊！

抬起了石子猛擲一下，作爲信號，接着嫵媚而來的穿着夜行衣的冬秀姑娘，同幾個青年打過招呼以後坐下了，接着就是簡單的秘密會議的開始。

——冬秀同志，傢伙帶進城了吧！

——已經安全的帶進城了，是放在菜担裏挑進城的。

——沿途沒有經過麻煩吧？

——可不是麼？受了城門獸兵的調笑，受一肚子悶氣呢！

——願長的青年同冬秀作簡單的問話以後，又轉向另外一個青年問話了。

——傳單預備好了麼？

——他媽的拿進城內險些出了岔子呢！

——我們的對象，還是馮性之吧，他雖然比陳則民的地位低，可是他親敵組織「大明會」的主席，他存在是最大的禍害，他會活動，我們先要剷除他，殺一可以抵百。你以為對麼？

——傳單要用很迅速的手段發出，這是我們警醒父老兄弟，諸姑姊姊，不要忘記了祖國……這比炸彈還要利害十倍呀！

——要迅速，要沉着，從容不迫，最重要的不要忘記了退路的連絡，我們的歸宿地。

夜深了，夜鷹在歌唱，蘇州城內的綠牌樓放出光芒，是慶祝偽政府的一週紀念。五色僞旗同紅綠電炬還隱約可見。

——再會吧，伙伴們，互相珍重！

——明天見！勇敢的明天！爭取勝利的明天！

⑤

蘇州人歡喜吃茶，這是蘇州人的天性。早晨起來就要跑入茶館，連洗臉也在茶館裏去洗。漢奸馮性之當然不是例外，尤其是津

津樂道的虎邱的泉水，所謂天下第一泉。配以龍井，佐以香片，此之謂「天堂蘇州。」

汽車鳴鳴不可一世而大過其官廳的傀儡馮性之，早上起來，就踏入茶店了。賣香瓜子的女人，生得非常秀麗，白淨的臉，潤潤的眉，長髮披肩，短髮齊眉。雖然有紅的嘴唇，但不是用法國的胭脂，標準的蘇州美人。

——儂要買香瓜子麼？買香瓜子！

——姑娘！我們馮大人要買香瓜子！

當買香瓜子的姑娘走到馮性之的坐前，兩個青年茶客也穩地裏立起，跟隨着賣香瓜子的女人上來了。袖出手槍，硬的二響，猛不及防的馮性之連中二彈，一中頭部，一中背部的倒在血泊中了。在人聲鼎沸，戴頭鑽動的蘇州麒麟閣，我們的賣香瓜子的女郎也不見了，短衣青年呢，更是杳如黃鶴。接着是慶祝偽政府週年紀念的三座蘇牌樓起了光。老茶客王三爺，拾着一張傳單，偷偷的看

——蘇州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姊們：

慶祝偽政府成立週年紀念，這是涼血動物漢奸們出賣祖宗的把戲。我們不要忘記了

中央政府，我們要繼續奮鬥，重把青天白日的旗幟，飄揚在蘇州，我們要高呼：

中央政府萬歲！

革命領袖 蔣總裁萬歲！

⑥

風在吹，雨在打，一葉扁舟，在汪洋萬頃的太湖上，載着我們的幾個青年和我們的冬秀姑娘，唱了，我們的青年唱了，由「烟霧裏辛苦等魚蹤」，唱到麒麟派的「青山綠水難描畫」的蕭恩打魚殺家。

——蕭恩上梁山，我們是過太湖呀！

——快樂啊！我們把漢奸馮性之，殺得真痛快！

——可不是麼？牌樓起火，火燒連營八百里，我的傑作，才萬人欣賞呢？

——我們的冬秀姑娘，你為什麼不快樂呢？

風在吹，雨在打，烟波浩渺的太湖，白鷗的翅膀打着水拍拍的響，有的向上飛有的向下落，這是詩情，這是畫意，象徵着太湖在憂鬱。

冬秀在哭了，哭的是爸爸的慘死，和媽媽的生離，昏黃的燈光下，白髮婆婆在垂着老淚，憧憬着秀兒歸來。

——再會吧！媽媽！冬秀已收拾起她的眼淚。

風在吹，雨在打。

苦雨淩風過太湖。

## 德國納粹文學作家

陳琳

德國文學界中最右翼的是納粹文學，此文學是受着納粹主義運動刺激而起的，作品中的主人公，照例都是此運動中的主動者，或犧牲者，但才華是在一個腔套中，編重於主觀的意欲的。

此派的稱特出者應該推彭期。姚斯特的戲曲「壽於特拉」吧。主人翁是個當世界大戰後散居內地的自由軍人。一九二三年秋，法軍侵入魯爾，德國無力抵抗，他獨奮不顧生，與幾位同志籌劃驅逐法軍而被槍殺，姚斯特認主人公的決心納粹是服從自己的良心，也即是朝着所謂經目的內面往上的結果。此外的作品極多，但大都是以擁護希特勒為主題，或描寫納粹黨人奮鬥經過的紀錄，對非納粹黨人極少興趣。

拉特曼的「威靈頓的生涯」，雖稍能保存客觀的態度，但也只是稱為一篇流利的事實錄而已。

納粹黨人最贊賞的是赫泰的「向希特勒的道」。描寫一位青年的失業者，經過種種的體驗，最後決定從馬克斯主義轉到希特勒的道。此作給納粹作者一個很好的模範，執筆而仿效者不少。

至於詩人之多，也似過江之鯽，可是成功的却極有限。這是暫舉幾個着名的來做例吧：如厄極爾特的「暴風雨」。鳴耶謝爾的「揭起旗幟來」。壽瓦魯的「剷除奸商」。但這些都是主觀味極重的政治詩，若從純藝術的眼光看來，則是缺少心境的明澈的。

## 讀書隨筆

謙途

(一) 深宵痕  
前年春天讀過一本筆記小說，裏面記得

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「昔有節婦，年八十而被姪；集其婦子，示以念珠一串，齒痕滿焉

！則五六十年間深宵啜泣時，啞苦茹辛，以自策勵所留遺跡……」

老婦婦拿出一串紫棠齒痕的念珠，傾訴自己畢生沉痛的歷史，當然也就在勉勵下一代的子婦們。累累齒痕的念珠上消失了老婦婦美麗的青春，更栽培出一大羣子婦；五六十年來深宵啜泣，痛啣念珠的情狀，實是中華婦女最忠實的民族保姆精神，誰也不會不同情的！

抗戰的過程正同深宵啜泣的寡婦一樣的苦，我們應該摒絕外界的誘惑，抑制生理的衝動；粉碎過去的享受。來渡過啞苦茹辛的難關。年八十而被姪的時候，即是象徵勝利的來到。山河高目，神州板蕩，能忍一分苦，即多一分破姪的希望。我們難免深宵啜泣，就是正應痛齒念珠以自勉，今宵多啣一顆齒痕，明天就多一分即利的希望。

### (二) 自殺類

「自殺」本不應提倡，而今天來談「自殺」，偏是我們「成仁取義」的合法勾當。情場敗將，黑市潦倒，賦閒家居的無聊人物被自殺所蠱惑，當然沾不到半絲的仁義。但回憶明將洪承疇降清以後，高登祿爵，某日偕得某門生親加審訊，迫其隨降！詎料該門生却調侃回答：「吾師承疇尚自殺以謝國人，况小子乎！」言罷挺鉞重擊而死。承疇顛顏糾

臉不歡而退的故事。師生也變陌路，愈顯得妖氛正氣相映益彰。

明末顧炎武先生，屏居山中，不仕清翰，其處境正同今日吳玉帥。清室百計誘迫，意以亭林不登相座不足以號召仕林輩醜，然亭林先生致清室書謂：「別人可出，而炎武不可出，年老七十，惟欠一死；若相追甚急，當去其老命！」斬釘截鐵，使清室毫無門戶可鑽。今日備在 材的吳玉帥，恐怕也是師法先賢故事，臨才一死以報，自然倭會也將蹈清室覆轍的。大凡威迫利誘的極緻，充其量不能超過死。利來誘拒絕了，威來迫情願死，鬼賊伎倆還不是黔驢技窮？李陵和蘇武的分別就是一個能死，一個怕死。所以孟老先生說的：「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」的大丈夫，在抱定了這個決心以後，就容易做了。

### (二) 屈服的和平

宋史趙子砥諫康王語：「金人講和以用兵，我國欲兵以待和。吾國與金勢不兩立，昔契丹主和議，女真主用兵，十餘年間，意滅契丹。今後蹈其覆轍，以肉餵之，食盡終

於噓人，若設陷牢以待之，然後可以制虎也」。

日本大陸政策中：先吞進了朝鮮台灣的肉，所以再來吃中國的肉，近衛放一把「日滿支協同體」，「東亞百年大計」的瓦斯，汪精衛大做「兩衛雙簧」；安福再放一把「局部和平」的煙幕，汪精衛又在猶猜不休。日本今日沒有民衆起來革命把軍閥推倒，他的侵略政策也始終存在，中國這塊肉也不會輕易放棄的，除非我們打爛了他的嘴吧。

日本吞了幾千方里的富源，正需要反芻細嚼的機會，到細嚼緩嚥完了的時候，正可以藉飽食的餘威來噓人了。不但大陸政策可以兌現，就連汪精衛這種走狗也要火烹的。沒有設好陷阱的和平，結果只有滅亡，沒有驅走老虎的和平，一不留心就被吞嚥。汪精衛翻翻文妓，演說滔滔若懸河，作文洋洋數千言，其實他遠不如秦檜，秦檜能夠賣了宋朝，汪精衛却只有賣國的思想，沒有賣國的力量。有人說他：「為政不足以救國，降敵不足以賣國。」真也摸清了他的底腸。

「做官難，今日做官更難！不但要做兩袖清風的清廉官，還要做『管教養衛』的多事官。」許多人都這樣說：封建時代帝王獎勵

讀書人安分讀書好做官。你只要安分讀書，安分做官，事不做還是次要。「黃金屋」，「飽如玉」那可以任你選擇。現在不但妻姨太太要犯重婚罪，幾個乾薪連三間小瓦屋也難蓋。薩孟武先生做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中論「十萬貫生辰綱的社會」中說：「其實做官要做事，單單清廉有甚麼可貴。人人感覺可貴，就是反證貪污成爲普遍的現象。天下烏鴉都是黑，一隻白的，就是奇怪。那裏知道法治森嚴的國家，清官祇是遼東白家呢！」

抗戰中在建國，建國中在實行法治精神，過去網紀解紐，法律積不進侯門。就是小一員秀才犯了法，也先得設法弄去他的屍銜，再談法律。現在連什麼主席，什麼司令或因做事不力，或因不大清廉，都要正法了。前方後方無數的官更用血肉拚命的去苦幹，這不是做官，只是做事。法治的實現根基在老百姓的身上。老百姓近步得能夠運用法治，做官自然也個個清廉，個個努力做事了。抗戰延長一天，清廉官和做事官自然會如「遼東白家」般的普遍起來的

(待續)



# 月夜一角

陳 滴

圓潤的月亮，遠勝珠玉。她已高升，而且已初出時明亮了。她照臨着N中學整個濱江的操場；把植在操場四週白楊樹的影子，投射到江上去。平日間慣會蠱惑人的小星，這時惟有帶着慘淡的臉，向月亮白眼，牆角下的蟋蟀，時而用牠哀傷的調子，淒淒切切地悲鳴着好似遊子的鄉愁。

這時，在操場右邊的白楊樹下，發現一個黑影，這黑影嫻嫻地走到矗立在操場左面的籃架下站住，她抬起頭看看天空圓潤的明月，側着耳聽聽牆角下蟋蟀的悲鳴，大約是這幅淒清的圖畫觸動了她的傷感吧！她竟掩着臉（嗚嗚）地哭了起來。然而聲音很低，似乎是一隻無家可歸的狗，受了誰鞭打後的哀號。在這隱約的哭聲中，斷斷續續地能聽到：

「……哥哥呵！……你竟這樣忍心地拋棄我們姐妹而去了嗎？……此後我們一切的……經濟，不知將……怎樣維持？……萬里外的老父幼弟……得到了你屏棄世界的凶信……不知悲哀……到若何程度？……最可

憐的……哥哥哪！……你逝世的時候……竟在冷清清的「野戰病院」裏……白衣的護士與醫生……決不聽使你得到安慰……沒有一個親人在……旁洩喪……更使你不能瞑目……的事呵！……」她不成聲地抽咽着。

突然她想起昨日她姐姐寫給她信中的一節說：

「……哥哥雖已和我們長辭，但他却是為國家，民族爭生存而犧牲的……你切不可因哥哥的死而悲傷，而流淚，而氣餒，要知道多悲傷，多流淚於健康是有關係的，……你要留着有用的身體，去為國家出力，……民族爭光，給已故的哥哥復仇。……」

「是呀！我不准哭。我是要為國家出力，替民族爭光，為哥哥復仇的少年先鋒隊呀！」她毅然地說，同時摸出手帕，很快地拭乾了眼角的淚痕。

於是她不再哭了，她笑了，她把拿在手里的口琴，湊到嘴唇邊，狂烈地吹奏起來，然而她影在地上銀灰色伶仃瘦長的影子，又引

起了她莫名的悲哀：

「阿呀！我的人已有這麼長了嗎？呵，不錯，現在夏已過去，在這樣淡的秋光中，我已經是十七歲，我已經是十七歲了呀！在別人像我這樣的年紀，有的正在幸福，有的正在奮鬥，有的正在幹大事業，有的正在……而我，我，呢？幸福在那裏？歡樂在那裏？大功大業又在那裏？哦！我！我虛度了我的韶齡，我辜負了我的青春！我只配永遠地受着世人的嘲弄，我只配永遠地受着命運的徵要，我只配永遠地在這茫茫的大地上飄零，我只配永遠地喝着人生途上的苦汁。……」

「在這十七年的歷史中，翻出來每頁都只刻着『悲哀』和『痛苦』四個大字，這十七年的歷史，每頁都只有沾滿失敗的顏色，哦！哦！這十七年悲哀的，痛苦的，灰色的，憂鬱的歷史呀！難道我在過去十七年努力追求的結果，只有這些悲哀，痛苦，灰色，憂鬱，而沒有一絲歡樂和幸福嗎？哦，我，空虛的十七年！空虛的十七年呀！自己這十七年來的生命完全是在空虛中，無聊中度過去了！……」她終於又輕輕地，微微地噙泣了起來。

「噤……」學校裏的大鐘已敲過十一下，同學們差不多都已安睡了。然而她却掛着二行晶瑩的熱淚，依舊在這圓潤的月光下徘徊